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八十八九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施光輅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李敷源

文獻通考卷八十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二十一

祈禳附 禱疾 祓除 難 禱水旱已見雩祭門

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

杜子春云筴祝遠辠疾云云 之祝之秀 永長也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

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筴祝遠罪疾也　疏曰此六祝皆是祈禱之事皆有辭說以告神故云六祝之辭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已下皆約小祝而說順祝當小祝順豐年年祝當求永貞吉祝當祈福祥化祝當弭災兵云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者此二者似若天之應瑞故總謂之瑞祝云筴祝遠罪疾者自此以上差次與小祝不同唯有筴祝與小祝遠罪疾相當宜為一也　黄氏曰筴祝命龜筮之辭也鄭見金縢史乃筴祝為禱疾之事故以為遠罪疾而不知金縢筴祝正為命卜筮也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罪疾　疏曰掌小祭祀者即是將事侯禳已下禱祠之事是也小祭祀與將事侯禳已下作目將事侯禳禱祠祝號又與祈福祥順豐年已下為目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三者皆是侯寧風旱彌烖兵遠罪疾三者即是禱求福謂之禱報賽謂之祠皆有祝號故總謂之禱祠之祝號祈福祥

已下不言一曰二曰者大祝已言訖小祝佐大祝行事故略而不言亦欲見事起無常故不言其次第　黄氏曰所謂祈順逆寧彌遠與大祝六祝相參錯但小祝所掌皆小祭祀不為辭掌其祝號而已　肆師與祝侯禳於畺及郊注曰侯禳小祝職也畺五百里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疏曰侯者侯逆善祥禳者禳去殃氣故肆師與小祝為此侯禳二事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造七報反禜音詠　祈謂有災變號呼告神以求福天神人鬼地祇不和則六癘作見故以祈禮同之鄭司農云類造禬禜攻說皆祭名也類祭於上帝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於先王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某月某日師至某國禜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

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元謂類造加誠肅求如志禬禜告之以時有災變也攻說則以辭責之禜如日食以朱絲營社攻如其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瀸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也禬未聞焉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　疏曰鄭知類造禬禜皆有牲者按禮記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下云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鄭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禜既用牲故知類造亦皆有牲故云皆有牲也知攻說用幣者是日食伐鼓之屬天災有幣無牲故知用幣而已詩云靡愛斯牲是也

舜典肆類于上帝見因祭篇立君條　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造乎禰見巡守及征伐條　大祝大師造乎祖類上帝及肆師類造上帝並見征伐條　王制諸侯將出造乎禰及大祝造于廟並見會同條禜祭見百神篇禜酺條

國有大故天烖彌祀

社稷禱祠大故兵寇也天災疫癘水旱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焉 春官

肆師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注曰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禜酺 禜音詠酺音蒲疏見百神篇禜酺條 都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注曰令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賽也反命還白王 賽西代反 家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注曰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以王命令祭之還又反命

小宗伯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為位國有禍烖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也求福曰禱得求曰祠誄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鄭司農云小宗伯與執事共禱祠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　疏曰禍烖謂國遭水旱凶荒則有禱祠之事故云亦如之天烖謂日月食星辰奔殞地烖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則亦小宗伯為位祭之

春官

小子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鄭司農云沈謂祭川爾雅曰祭川曰浮沈辜謂磔牲以祭也月令曰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侯禳者侯四時惡氣禳去之也　夏官　小子祈五祀凡釁條羊人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疏曰祭天用犢其日月已下有用羊者　雞人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疏曰司農云面禳四面禳則侯禳禳謂禳去惡祥也　春官　地官牧人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注曰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尨謂雜色不純毀謂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疏曰按宗伯云副辜祭四方百物而引九門磔

禳又按小祝職云將事侯禳皆是祈除殃害非常之祭用厖之類故引以為證也厖亡江反

男巫

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 衍注音延疏曰云望祀者類造禬禜遥望而祀之云望衍者衍延也是攻說之禮遥望延其神以言語責之云授號者此二者皆詛祝授以神號云旁招以茅者旁謂四方此男巫於地官祭此神時則以茅招之於四方也元謂破衍為延者衍字於六祈義無所取故破從延云望祀謂有牲粢盛者注大祝已云類造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有牲則有黍稷故此兼云粢盛者也云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者此即攻說用幣而已是也云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禬禜之神號男巫為之招者以其授號文承二者之下故知此六神皆授之號云授號知是詛祝者按詛祝而知也注及黄氏說見地示篇四望條

冬堂贈無方無筭 堂贈謂逐疫也無方四方為可也無筭道里無數遠益善也元

謂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其行必由堂始
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遠
無常數　春官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曰歲時祓
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
浴疏曰一月有三巳據上旬之巳而為祓除之事見今
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　占夢季冬乃舍萌於四方
以贈惡夢注曰元謂舍讀為釋舍萌猶釋菜也古書釋
菜釋奠多作舍字萌菜始辭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
惡疏曰元謂舍萌猶釋菜也者按王制有釋菜奠幣之
事故從之　秋官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
之凡敺蠱則令之比之注曰毒蠱虫物而病害人者賊
律曰敢蠱人及敎令者棄市攻說祈名祈其神求去之
也嘉草藥物其狀未聞攻之謂熏之令之比之謂使為
之又校比之疏曰攻說禬之據去其神也嘉草攻之據
去其身也云敺之止謂用嘉草熏之時并使人敺之既
役人衆故須校比之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

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疏曰庶除故以六祈而言之以莽草熏之據去其身也

傳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令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慝陰氣正音政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於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公羊子曰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營之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

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為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為自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耳　疏曰云知其非者正以日食陰氣侵陽社官五土之神理宜抑之而反營衛失抑陰之義故也

穀梁子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麾旌旛也五兵矛戟鉞楯弓矢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凡有聲皆陽事以厭陰氣柝兩木相擊充實也　疏曰五麾者糜信云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處也五兵者徐邈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五鼓者糜信徐邈並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按五

兵有五種未審五鼓是一鼓有五色為當五種之鼓也何者周禮有六鼓靁鼓靈鼓路鼓鼖鼓鼛鼓晉鼓之等若以為五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去何鼓若以為一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取何鼓

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去盛饌諸侯用幣于社社尊於諸侯故救而不敢責之請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事神尊卑異制所以訓民示有等威古之道也等威威儀等差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氏曰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

諸侯用幣于社伐鼔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正音政　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謂六月於夏為四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太史答言在此月也夏戸雅反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　疏曰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平子不肯救日食是不君事其君也

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不書魯不見　疏曰出齊之分野於元枵之次也彗即孛也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皆書此不

書者時魯不見或陰不見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昭公二十六年左氏傳

哀公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

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春秋左氏傳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左氏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鄭禆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瓘珪也斝玉爵也瓚勺也欲以禳火子產弗與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

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　疏曰東北曰融風易緯作調風俱是東北風一風有二名東北木之始故融風為木也木是火之母火得風而盛故融為火之始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所占以審前日之言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瓘斝禳火子產不聽今復請用之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

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也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裨竈猶不足以盡知之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左氏曰鄭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行去聲疏曰楚語說事神之禮云使名姓之後能知犧牲之物彝器之量屏攝之位壇場之所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知屏攝是祭祀之位也鄭衆云攝攝束茅以為屏蔽其事或當然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卜大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祏音石注疏見宗廟篇

中主
條

明日使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疏曰郊人當謂郊内鄉之人也祝史掌祭祀之官也使此鄉人助祝史除地在城之北作壇場為祭處也就國北者南為陽北為陰就太陰禳火也禳火於元冥回祿元冥水神回祿火神　疏曰月令冬云其神元冥知元冥水神也周語云夏之亡也回祿信於黔隧先儒注左傳及國語者皆云回祿火神或當有所見也祭水神欲令水抑火祭火神欲令火自止禳其餘災慮更火也

三日哭七月鄭子産為火故大為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棄也

宋災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享祀也　疏曰宋國之法二師分掌其方左右各掌其二鄉并言其事故云二師命四鄉正也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則魯立三鄉此云命

四鄉正則宋立四鄉也周禮鄉為一軍大國三軍宋是大國不過三軍而有四鄉者當時所立非正法也於是宋置六卿況四鄉乎敬享不知所享何神周禮大祝國有天災乃彌祀社稷禱祠

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

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於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疏曰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特牲少牢士大夫之祭祀也皆宗人掌其事然則諸是祭神言辭大祝掌之禮儀宗人掌之故所有祭祀皆祝宗同行此事

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

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

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

咮為鶉火心為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
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
民內火禁放火
疏曰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季
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司農云以
三月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黄昏心星伏
在戌上使民內火建辰之月即月令季春之月日在
胃昏七星中南方七星有井鬼柳星張翼軫七者共
為朱鳥之宿星即七星也咮謂柳也春秋緯文耀鉤
云咮謂鳥陽七星為頸宋均注云陽猶首也柳謂之
咮咮鳥首也七星為朱鳥頸也咮與頸共在於午者
鳥之止宿口屈在頸七星與咮體相接連故也鶉火
星昏而在南方於此之時令民放火咮星為火之候
故於十二次咮為鶉火也建戌之月即月令季秋之
月日在房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七者共為蒼
龍之宿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孫炎

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以是故此傳心為大火九月日體在房房心相近與日俱出俱沒伏在日下不得出見故令民內火禁放火也火官合配其人蓋多不知誰食於心誰食於咮也此傳鶉火大火共為出內火之候周禮之注不言咮者以咮非內火之候故唯指大火以解出內之文故其言不及咮也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閼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閼伯於商邱主辰辰大火也令為宋星然則商邱在宋地　疏曰爾雅以大火為大辰是辰為大火也昭公七年傳曰宋大辰之虛是大火為宋星也閼伯居商邱祀大火令大火為宋星則知宋亦居商邱以此明之故云然則商邱在宋地也釋例云宋商商邱三名一地

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火時

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

居商祀大火邱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閱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數所主反襄公九年左氏傳　梁山崩晉侯以傳名伯宗傳中戀反傳驛伯宗辟重曰辟傳傳乃重載之車也　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　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名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主謂所主祭　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為于偽反去盛饌　降服損盛服　乘縵縵武旦反又莫半反車無文　徹樂息八音　出次舍於

郊祝幣陳王帛史辭自罪責禮焉禮山川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晉君不可不肯見遂以告而從之成公五年左氏傳國語晉語同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有神聲以接人莘虢地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過古禾反內史過周大夫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亦有神異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享祭也若以甲乙日祭先脾王用蒼服上青以此類

祭之王從之内史過往聞虢請命聞虢請於神求賜土田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祝大祝宗宗人史大史應區嚚皆名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政順民心將亡聽於神求福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唯德是與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涼薄也為僖二年晉滅下陽傳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羣望星辰山川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

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大室音泰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　昭公十三年左氏傳

尚書大傳曰維王后元祀王謂禹也后君也祀年也禹始居攝爲君之年也帝令大禹步于上帝帝舜也步推也帝令禹推演天道謂觀得失反覆也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用此時始大祀六沴之用咎于下者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立王極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厥咎狂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厥罰恒雨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恒雨也厥極惡生氣失故於人

則為惡時則有服妖服貌之飾時則有龜孽龜蟲之生於水而遊於春者也屬木時則有雞禍雞畜之有冠翼者也屬貌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痾痾病也貌氣失之病時則有青眚青祥維金沴木次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也厥咎僭君臣不治則僭差矣厥罰恒暘言曰金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恒暘也厥極憂殺氣失者於人為憂時則有詩妖詩以言志時則有介蟲之孽蝝蟲蜩蟬之類蟲生於火而藏於秋者屬金時則有犬禍犬畜之以口吠守者也屬言時則有口舌之痾言氣失痾也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沴金次三事曰

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悊悊為暸也君視不明是謂不能暸其事也厥咎荼君視不暸則荼緩也厥罰恒燠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則恒燠也厥極疾長氣失故於人為疾時則有草妖物可見者莫衆於草也時則有倮蟲之孽時則有羊禍羊畜之遠視者也屬火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維水沴火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聽是謂不謀君不聽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厥咎急厥罰恒寒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恒寒也厥極貧藏氣失故於人為貧時則有鼓妖鼓聽應也時則有豕禍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也屬水時則有耳痾聽氣失之病時則有黑青黑祥

維火沴水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容當為睿睿通也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則所謂聖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厥咎霿霿冒也君臣心不明則相象冒矣厥罰恒風思心曰土土王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氣風亦出內雨暘寒燠之徵皆所以殖萬物之性命者也殖氣失故恒風厥極凶短折殖氣失則於人為凶短折未亂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時則有脂夜之妖夜讀曰液時則有華孽華當為夸夸蚓蟲之生於土而遊於土者時則有牛禍牛畜之任重者時則有心腹之痾思心氣失之病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志論皆言

君不寛容則地動元或疑焉令四行來沴土地乃動臣下之相師為畔逆之象君不通於事所致也以為不寛容亦皆為隂勝陽臣强之異　王之不極是謂不建王君也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法天元氣純則不可以一體而言之也　厥咎眊劉子駿傳曰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也　厥罰恒隂王極象天天養萬物養氣失故恒隂也　厥極弱天為剛德剛氣失故於人為弱　時則有射妖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發矢則必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於朝廷度之出則歴於民心射其象者也　時則有龍蛇之孽龍蟲生於淵行於無形過於天者也屬天蛇黿之類或曰龍無角曰蛇　時則有馬禍天行健馬畜之疾行者也　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

逆行亂謂薄食鬬並是逆謂盈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維五位復建辟厥沴君失五事則五行相沴違其位復立之者明其變異則改過以共禦之又必齋肅祭祀以撫其神則凶咎可除矣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司主也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為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為歲之

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平旦至食為日之朝禺中至日昳為日之中下晡至黄昏為日之夕受之謂受其凶咎也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二辰為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日月朝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禦貌於喬忿止貌之失者在於去驕忿驕忿者是不恭之刑也謂若傲狠明德忿戾無期之類也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叅乃從從順也叅祭之神乃順不怒也其禦言於訖衆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叅乃從訖止也止言之失者在於去止衆止衆者是不從之刑也止衆謂若周厲厲王弭謗以障民口之類也禦視於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叅

乃從止視之失者在於去忽似忽似者是不明之刑也謂若亂於是非象共滔天及不辨鹿馬之類

禦聽於怵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叅乃從止聽之失者在於去怵攸怵攸者是不聽之刑也若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誨爾諄諄聽我藐藐之類

禦思心於有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叅乃從尤過也止思心之失者在於去欲有所過欲者是不睿之刑也是若昭公不知禮而習小儀不修政而欲誅季氏之類也

禦王極於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叅乃從宗尊也止王極之失者在於尊用始祖之法度不言惡者人性備五德得失在斯王不及則五事皆失非一惡也大者易姓小者滅身其能宗始則録延其受命之君承天制作猶天之敎命也故掌祖廟之藏者謂之天府

六沴之禮散齊

七日致齋三日新器潔祀用赤黍朝於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於北方其祀禮曰格祀篇名也令亡

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故謂凶烖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也元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　春官

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注疏見祀天禮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注疏見祀地禮

大旅共玉器而奉之玉器謂四圭裸圭之屬　同上

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注疏見祭物篇筵几條

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金餅謂之版此版所施未聞　秋官

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

旅亦如之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即徹　疏曰云不即徹則與上注奠者朝夕乃徹義異但上經據人鬼日出逮日放其去來於陰陽此天神無此義但不即徹不必要至夕也　春官上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頌音容　眡瞭播鼗又擊磬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大射禮曰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皆南陳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鎛皆南陳掌大師之縣大師當縣則為之　疏曰大師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其無目於音聲審凡樂事相瞽相謂扶工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廞許金反　疏曰大旅非常祭亦臨時乃造故云亦如之　同上

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箎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龡昌

垂反等音于損虛表反牘音獨或大錄反　注疏見祭物篇樂條　大旅則陳之陳於饌處而已不涖其縣　疏曰此經直言陳之明陳於饌處而已不臨其縣其臨縣者大司樂云大喪臨廞樂器注云臨筵師鎛師之屬是也　同上　大卜凡旅陳龜陳龜於饌處也士喪禮曰卜人先奠龜于西塾正南首是也不親貞龜亦以卜旅祭非常輕於大遷大師　疏曰饌處謂在西塾南首故引士喪禮為証也　同上　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注曰奉猶送也送之所當卜疏曰旅謂祈禱天地及山川之類

陳氏禮書曰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推此則凡所遭之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

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氈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則金版至於司尊彝之存奠彝笙師之陳樂器眡瞭之廞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奠則非純乎祭也言存則非即徹之也陳樂而不懸廞樂而不鼓非以其凶災邪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旅葢故有大小而旅亦隨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祀天之為至也故曰大旅具矣不足以享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氈案皇邸所

用不以金版而所用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

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四曰禜　禜崇敬反　禜日月星辰之祭也如日食以朱絲營社有牲　疏曰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下云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皆用少牢

黨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

春秋祭禜亦如之　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葢亦為壇位如祭社稷云　疏曰禮記祭法云雩禜祭水旱按昭公元年左氏傳子産云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皆是禜祭水旱神也大司徒及封人等皆云社稷有壇又祭法王官祭日及雩禜祭水旱等皆是壇名故知亦如社稷有壇位無正文故言云以疑之也

地官

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月吉每月朔日也 疏曰云月吉每月朔日也者以其彌親民教亦彌數故十二月朔日皆讀之春秋祭酺亦如之酺音步或音蒲 酺者為人物烖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元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與蓋亦為壇位如雩禜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 蝝悅全反步與音餘 疏曰鄭知酺者為人物烖害之神者凡國之所祭者皆恐與人物為烖害謂若州長黨正所祭社禜亦為水旱與人物為烖害明此亦是恐與人物為烖害之神也但此經云酺不知何神故舉漢法以況之但漢時有蝝螟之酺神又有人鬼之步神未審此經酺定當何酺故兩言之以無正文故皆云與以疑之也按上州長春秋習射有飲酒禮黨正十月農功畢亦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為之令此族卑不得官物為禮故云族長無

飲酒禮也鄭知因祭酺有民飲酒之禮者按禮記禮器云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鄭注彼云合錢飲酒為醵即引王居明堂禮乃命國醵鄭據禮器明堂禮皆有醵法醵即合錢飲酒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爾

同上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凡春秋之祭祀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注曰鄭司農云二十五家為閭祭祀謂州社黨禜族酺也及比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勑戒之疏曰旅師以上官尊讀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節但閭胥官卑而於民為近讀法無有時節但是聚衆庶比之時節讀法故云既比則讀法云書其敬敏任恤者以上書其德行道藝令此閭胥親民更近故除任恤六行之外兼記敬敏者也　鄙師各掌其鄙之祭祀注曰祭祀祭禜也疏曰五百家為鄙　酇長各掌其酇之政令疏曰一鄙五酇故云各掌其酇之政令云治其祭祀者謂若族祭酺之類　酇作管反　春官肆師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

注曰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禜酺疏曰云命國人祭按地官州祭社黨祭禜族祭酺於六遂之中亦縣祭社鄙祭禜酇祭酺皆是國人所祭之事也凡言歲時者謂歲之四時月令唯見一時故鄭云此其一端也

春官

傳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注疏見久雨禱條

右祈禳旅禜附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禱疾病求瘳也祠報福　疏曰婦人無外事無行與中霤之等其竈與門戶人所出入動作所由后亦當祀之故言

竈與門戶也按月令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后祀之時亦當依此也后無外事禱祠又是非常之祭故知唯有求瘳報福之事也

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

疏曰云以時者謂隨其事時不必要在四時也云招者招取善祥梗者禦捍惡之未至禬者除去見在之災禳者推卻見在之變異此四者皆與人為疾殃故云以除疾殃也云四禮唯禳其遺象今存者此四禮至漢時招梗及禬不行唯禳一禮漢猶存其遺象故云遺象今存也 天官

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

元謂弭讀為敉字之誤也敉安也安凶禍也招敉皆有祀行之禮 疏曰知招敉皆有祀行之禮者此招敉為招福安禍與禬禳同在六祝有祭之法故知此二者亦有望祀望行之禮可知 衍音延 春官

疾病乃行禱乎五祀

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 士喪禮

傳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金縢遂以所藏為篇名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疏曰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周公乃自以請命為已事為三壇同墠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為三壇壇築土墠除地大除地於中為三壇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疏曰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也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璧以禮神植置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為贄告謂祝辭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

厲虐疾疏曰史乃以策執以祝之曰惟爾元孫某某即發也遇得危暴重疾令恐其死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疏曰元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與孔讀異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汝元孫受命於天庭為天子布其德敎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死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

畏

嗚呼無墜天之降寳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爾不許我我乃屛璧與珪不許謂不愈也屛藏也言不得事神乃卜三龜一習吉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三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從壇歸翼明瘳差也 朱子曰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惟有鼂以道說得好他解丕

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旦代其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言三王有侍子之責于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材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材多藝不能事上帝你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你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却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材多藝不是如此蓋他只是要代武王之死而已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朱子曰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禮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

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語曰寡君寢疾並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有加而無瘳今夢黄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殛誅也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南熊獸名亦作能如字一音奴來反三足鼈也解者云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一曰既為神何妨是獸按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既熊屬又為鼈類今本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

及鼈為鱔斯豈鯀化為二物乎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夏戶雅反鯀禹父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韓子祀夏郊祀鯀晉侯有間間差也昭公七年左氏傳國語晉語及說苑並同惟國語云祀夏郊董伯為尸為異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境內山川星辰江漢雎漳楚之望也雎七餘反四水在楚界疏曰江經南郡江夏弋陽安豐漢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雎經襄陽至南郡枝江縣入江漳經襄陽至南郡當陽入江是四水皆在楚

界也

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哀公六年左氏傳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駘他才反閼於葛反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邱主辰商邱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商人湯先

相土封商邱因閼伯故國祀辰星相息亮反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夏戶雅反參所林反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以服夏商疏曰謂之唐人當為陶唐之後二十九年傳云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知此唐人是彼劉累之等類也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震本作娠之慎反又音申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胎為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也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疏曰叔虞為晉之祖故言晉侯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

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元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皡）裔遠也元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疏曰昧為元冥師師訓長也故云昧為水官之長二十九年傳云少皡氏有四叔修及熙為元冥昧為金天裔子當是修熙之後釋例曰修及熙皆為元冥未知昧為誰之子或是其子孫也）臺駘能業其官（纂昧之業）宣汾洮（汾扶分反洮他刀反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澤（陂障之）以處太原（太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頊）沈姒蓐黃實守其祀（沈音審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

是乎禜之有水旱之災則禜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曰禜祭為營攢用幣以祈福祥疏曰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臨時營其地立攢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也攢聚也聚草木為祭處耳攢作管反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昭元年左氏傳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疏曰若非天子之樂則宋人不當請荀罃不須辭以宋人請而荀罃辭明其非常樂也宋是殷後得用殷樂知桑林是殷天子之樂名也經典言殷樂為大濩而此復云桑林者蓋殷家本有二樂如周之大武象舞也名為大濩則傳記有說湯以寬政治

民除其邪虐言能覆濩下民使得其所故名其樂為大濩其曰桑林先儒無説唯書傳言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為禱湯乃剪髮斷爪自以為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或曰禱桑林以得雨遂以桑林名其樂也荀罃辭之辭讓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之樂　疏曰劉炫曰禘是大禮賓得與同者享賓用樂禮傳無文但賓禮既輕必異於禘魯以享賓當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為常荀偃士匄引過繆之事以諂晉侯使聽宋耳魯以禘樂享賓猶以十一牢為士鞅吳以引徵百牢亦非正也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具天子之樂也舞師題以旌夏疏曰舞師樂人之師

主陳設樂事者謂舞初入之時舞師建旌夏以引舞人而入以題識其舞人之首故晉侯卒見懼而退入于房也謂之旌夏盖形制大而别為之名　晉侯懼而退入於房　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　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　奔走還宋請禱　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　言自當加罪於宋　晉侯有間　間疾差也差初賣反　襄公十年左氏傳

齊侯疥遂痁　疥音戒梁元帝音該又作痎音皆痁失廉反　疏曰後魏之世嘗使李繪聘梁梁人袁狎與繪言及春秋說此事云疥當為痎痎是小瘧痁是大瘧痁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狎之此言梁主之說也今人瘧有二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俗人仍呼

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為痎瘧則梁主之言信而有證也是齊侯之瘧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痁遂痁以此久不差故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齊也先儒舊說皆為痁遂痁初痁後瘧耳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期音基瘳勑留反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

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屈居勿反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語去聲五君文襄靈成景疏曰文公為戎右襄靈為大夫成公為卿景公為太傅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享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祉音恥為子偽反其言忠信

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辟匹亦反從子用反厭於豔反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刈魚廢反掠音畧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數所主反 疏曰掩蓋愆失妄數美善是之謂矯詐誣罔者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

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内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逋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沛音貝言疾愈行獵沛澤名

昭公二十年左氏傳

右禱疾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敺疫難乃多反敺起俱反　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敺疫癘之鬼如今魌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廋也　魌音欺　疏曰云時難四時者按月令唯有三時難鄭云四時者雖三時亦得云四時總言之也　夏官　春官占夢季冬令始難敺疫注曰令令方相氏也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

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磔作伯反　此難難陰氣也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

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於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隷而難之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為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磔攘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為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疏曰出土牛以送寒氣者出猶作也此時強陰既盛年歲已終陰若不去凶邪恐來歲更為人害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尅水持水之陰氣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熊氏引石氏星經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

北司危二星在司禄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史遷云四司鬼官之長又云墳墓四星在危東南是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也月令

傳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朱子曰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夫子居鄉之事鄉黨郊特牲鄉人禓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疏曰庾云禓是强鬼之名謂鄉人驅逐强鬼也

右難

漢制厲殃祀天地日月星辰四時陰陽之神以師曠配

之其壇常祀以禳災兼用三代葦茭桃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以儺止惡氣

通典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茭言氣所交也風俗通曰傳曰萑葦有叢呂氏春秋曰始得伊尹祓之於廟薰以萑葦故用葦者欲人之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萑葦茭者交易陰陽代興之義也

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

周人木德以桃為梗梗更也言氣相更也

高帝八月祓於霸上

文帝十三年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

之

十四年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歴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音僖）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後漢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其禮以朱索連葷菜彌牟朴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之門戶　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為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禊者絜也言自絜濯也　先臘一日大儺譙周論語注曰儺却之也謂之逐疫漢舊儀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虎一居若水是為魍魎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庾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太陰恐為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云所以逐衰而迎新　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

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皂裳執大鼗漢舊儀曰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譙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薛綜曰侲之言善善童幼子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穴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殃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

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東京賦曰捎魑魅斮獝狂斬委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泠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壄仲而殲游光注曰魑魅山澤之神獝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魃皆旱鬼惡水故囚溺於水中之不能為害夔魖罔象木石之怪壄仲游光兄弟八人恆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臣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山獠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非所常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埤蒼曰獝狂無頭鬼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儛嚾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

端門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曰煌火光逐驚走煌煌然火光如星馳赤疫疫鬼惡者也侲子合三行從東序上西序下也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為三部更送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復度還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儺人師訖設桃梗鬱櫑葦茭畢執事陛者罷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二千里其畢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櫑主閱領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敺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鬱櫑持葦索以禦凶鬼畫虎於門當食鬼也史記曰東至於蟠木風俗通曰黃帝上古之時有神荼

受介祉也蘇秦說孟嘗君曰土偶人語桃梗令子東國之桃木削子為人虎者陽物百獸之長能擊鷙牲食魑魅者

與欝櫑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

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漢官名秩曰大將軍三公臘賜錢各三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丞郎各萬五千千石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謁者議郎尚書令各五千郎官蘭臺令史三千中黄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千以為當祠門戶直各隨多少受也

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會建丑丑為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

魏祀五郊六宗及厲殃

何晏議月令季春磔攘大儺非所以祀皇天也夫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國有大故可祈於南郊至於祈禳自宜止於山川百物而已王肅云厲殃漢之淫祀耳日月有常位五帝有常典師曠自是樂祖無事於厲殃厲殃同人非禮器雄黃等非禮飾漢文除祕祝所以稱仁明也陳留范宣曰舜有拂卯無磔雞及魏明帝大脩禳祭儀雞特禳宜之事磔雞宜起於魏卯本漢制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

晉制每歲朝設葦茭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之門以辟惡氣太始二年有司奏春分祀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晉公卿以下至於庶人皆禊洛水之側東晉元帝詔罷三日弄具

海西公於鍾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

宋省磔禳之禮而郡縣往往猶存

齊以三月三日曲水會古禊祭也今相承為百戲之具

雕弄巧飾增損無常

通典說曰按禊與曲水其義叅差晉趙王倫簒位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為禊堂跨水流杯飲酒不言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溱洧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蔡邕曰令三月上巳祓於水濵盞由此也凡言祓者祉也以為祈介祉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脩事於水側禱

祀以祈豐年也後漢杜篤云郭虞三月三日上辰產二女上巳日產一女二日產三女並不育俗以為大忌至此月巳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為祈禳自潔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梁劉昭曰郭虞之說良為虛誕假有庶人旬內夭其三女何足驚彼風俗乎杜篤賦乃稱王侯公主暨於富商用事伊洛帷幔元黄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洛禊也馬融梁冀西第云西北戌亥元石承輸

蝦蟇吐寫庚辛之域即曲水之象劉楨魯都賦曰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禳國子永嬉此用七月十四日也

魏孝文居文明太后喪服練服太尉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魏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況居喪乎

北齊正月晦日中書舍人奏祓除年暮上臺東宫奏擇吉日詣殿堂貴臣與師行事所須皆移尚書省備設

齊制季冬晦選樂人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為侲子又作方相氏與窮竒祖明十二獸逐惡鬼於禁中大略如漢制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執事官一品已下從六品以上陪列預觀儺者鼓譟入殿西門徧於禁中出殿南門分為六道出於郭外

隋制季春晦儺磔牲於宫門及城四門以禳陰氣秋分

前一日禳陽氣季冬旁磔大儺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羝羊及雄雞一選侲子如後齊冬八隊二時儺則四隊執事十二人赤幘褠衣執皮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其一人為唱師着皮衣執棒鼓角各十有司預備雄雞羝羊及酒於門外為坎未明鼓譟以入方相氏執戈揚楯周呼鼓譟而出合趣顯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祝師執事預副牲匈磔之於門酌酒禳祝舉牲并酒埋之

唐制季冬大儺及州縣儺並見開元禮

大儺之禮前一日所司奏聞選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為侲子著假面衣赤布袴褶二十四人為一隊六人作一行執事者十二人着赤幘褠衣執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着假面黄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右執戈左執楯其一人為唱師着假面皮衣執棒鼓角各十合為一隊隊别鼓吹令一人大卜令一人各監所部巫師二人令以下皆服平巾幘袴褶州縣儺方相四人執戈楯唱率四人侲子都督及上州六

十人中下州四十人縣皆二十人方相唱率縣皆二人皆以雜職差之其侲子取人年十五以下十三以上充之又雜職八人四人執鼓鞉四人執戈鞭令以小戟也以逐惡鬼於禁中有司先備每門雄鷄及酒擬於宮城正門皇城門設祭大祝一人齋郎三人右校爲瘞埳各於皇城門外之右方稱其事先一日之夕儺者各赴集所具其器服依次陳布以待事諸州縣儺則前一日之夕所司帥領宿於府門外縣門亦如之其日未明諸衛依時刻勒所部屯門列仗近仗入陳於階下如常儀鼓吹令帥儺者各集於宮門外諸州縣未辦色所司白刺史縣令請引儺者入內侍

詣皇帝所御殿前奏侲子備請逐疫訖出命內寺伯六人分引儺者於前長樂門永安門以次入至左右上閤鼓譟以進方相氏執戈揚楯諸州縣儺將辦色官者二人出門各執青麾引儺者入撫官者外人引導於是儺擊鼓鞉俱譟呼鼓鞭戈楯而入唱率侲子和曰甲作食殃胇胃食疫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鬼凶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肌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為糧唱率侲子以

下諸州縣儺同周呼訖前後鼓譟而出諸隊各趣順天門以出分詣城門出郭而止儺者將出祝布神席當中門南向出訖宰率齋郎酾牲匈磔之神席之西藉以席北首齋郎酌酒太祝受奠之祝史持版於座右跪讀祝文諸州縣儺官者引之遍索諸室及門巷訖官者引出中門所司接引仍鼓譟而出大門外分為四部各趨四城門出郭而止初儺者入祝五人各帥執事者以酒脯各詣州門及城四門儺者出便酌酒奠脯於門右禳祝而止乃舉酒脯埋於西南酒以爵脯以籩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遣太祝臣姓名昭告於太陰之神立冬已謝青陽馭節惟神屏

除凶厲俾無後艱謹以清酌敬薦於太陰之神尚饗訖興奠版於席乃舉牲并酒瘞於埳訖退其內寺伯導引出順天門外止諸州縣儺其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祝姓名敢昭告於太陰之神寒往暑來陰陽之常度惟神以屏凶厲謹以酒脯之奠敬祭於神尚饗

宋朝之制凡水旱災異有祈報之禮祈用酒脯醢報如常祀宮觀寺院以香茶素饌詳見雩祀門

太祖皇帝建隆二年六月澶濮曹絳等州蝗命長吏以牢禮祭之

真宗天禧元年以蝻蟲再生分遣官禱京城宮觀寺廟仍勑諸州軍於公宇設祭

四年四月以大風起西北飛沙折木晝晦數刻上遣中使詣宮觀建道場以禳之

仁宗嘉祐元年正月以帝不豫設醮於大慶殿輔臣宿齋於殿廡命近臣分詣寺觀宿齋一月及遣諸州軍長吏禱嶽瀆諸祠

八年五月輔臣分詣景靈宮郊廟社稷為皇帝祈福仍

遣朝臣二十一人遍禱於五嶽四瀆名山勝迹

英宗治平二年三月詔以彗星見開在京諸寺觀五日

放士庶燒香於玉津園設醮延福宮建道場半月祈禳

哲宗元祐八年以太皇太后不豫遣官禱在京宮觀寺

院祠廟嶽瀆所在勑長吏就祈又遣近臣設道場於近

上宮觀寺院凡七晝夜仍龍散日於中太上宮上清儲

祥宮醴泉觀設醮嶽瀆亦就道場七晝夜

高宗紹興七年正月一日詔朕惟兩宮北狩之久痛切

於中而又道君皇帝春秋益高念無以見勤誠之意可令入内内侍省差官一員前去建康府元符萬歲宫脩建祈福道場三晝夜務令嚴潔庶稱朕心

三十一年金主渝盟臣僚言竊謂陛下飭躬脩德可勝强暴望差撥使人降祝文御香告祭沿江祠廟威靈顯著血食廟庭載於祀典者令州府分詣致禱四聖五嶽之神於宫觀設位祈禱冀蒙陰助以速萬全從之

三十二年閏二月太常少卿王普言伏覩車駕廵幸視

師前期遣官祈告天地宗廟社稷宫觀諸神諸陵攢宫感格響應昭彰使逆亮誅夷北騎遁去兩淮無警舊疆復歸兹者回鑾臨安當行報謝之禮從之

三十二年八月時孝宗已即位禮部太常寺言看詳酺祭事欲依紹興祀令蟲蝗為災則祭之俟得旨本寺擇日依儀祭告其祭告之所國城西北無壇壝乞於餘杭門外西北精進寺設位行禮所差祭告官并合排辦事並依常時祭告小祀禮例在外州縣無蟲蝗為害處俟得旨令

戶部行下有蝗蟲處即依儀式一面差令設位祭告施行從之

按太常因華禮慶歷四年六月臣僚言天下螟蝗頗為民物之害乞京師內外並修祭酺詔送禮院詳定禮院稱周禮族師春秋祭酺音步酺為人物災害之神鄭康成云校人職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酺者蝝螟之酺歟人鬼之步歟蓋亦為壇位如雩禜云然則校人職有冬步是與馬為害者此酺

益人物之害也漢時有螟之酺神又有人鬼之步神康成未審果從何酺故兩言之歴代書史悉無祭酺儀式欲准祭馬步儀施行壇在國城西北祭儀禮料並屬小祠乞差官就馬壇設祭稱為酺神祝文係學士院撰定若外州者即略依禜禮是歲儀注先擇便方除地設營攅謂立表施繩以代壇其致齋行禮器物等並如小祠上香幣以白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某州縣某官姓名敢昭

告於酺神蝗蝝洊生害於嘉穀惟神降祐應時消

殄請以清酌制幣嘉薦昭告於神尚饗

淳熙十四年十月以太上皇帝聖躬違和命五嶽四瀆

名山大川及祀典者所在精虔祈禱又令宰臣以下分

詣祈禱天地宗廟社稷宮觀等

寧宗嘉定閒以飛蝗為災行下酺祭

文獻通考卷八十八

文獻通考卷八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二十二

告祭上 立君 建都 封國 告宗廟附

堯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謙遜自謂德不足以嗣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朔日也終者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為何人也 在璿璣玉衡以

齊七政在察也言初攝位乃察璣衡以審七政之所在猶今渾天儀也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注云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於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也上帝天也禋精意以享之謂六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即祭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舜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朱子曰歷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禹曰枚卜功臣惟

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再辭曰固毋禁止之辭正月次年正月也神宗說者以為舜祖顓頊而宗堯因以神宗為堯廟未知是否如帝之初即上篇所記齊七政修羣祀期諸侯等事也

湯既黜夏命告于上天神后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之故朕躬有罪無

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武王克殷厥四月哉生明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王來自商至于豐豐文王舊都乃偃武脩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服與復同不復用也既生魄生魄望後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燔柴祭天望祀山川告武功之成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故成王居焉惟二月既望朱子曰林曰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

自周至于豐於巳望後六日成王從鎬京至於豐以遷都事告文王廟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林曰漢志曰是年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與卜既望同意劉諫議曰越與粵同粵若發語聲也來三月猶言明月也戊申三月五日也葉曰周官大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注曰經營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王氏曰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 度待洛反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洛汭洛水之北 疏曰庚戌三月七日甲寅三月十一日也庶殷言本是殷民也葉曰攻位者闢剕棘平高下以定所經營之位也若翼日乙卯周公朝

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傳曰翼明也　疏曰乙卯十二日也蘇氏曰遍觀所營也　按後篇是日再卜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告立郊社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　疏曰丁巳十四日也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社稷共牢　疏曰戊午十五日也禮成廟則釁之此其釁之禮𡠀廟有土木之工故郊社先成而釁之也此間當有告卜事　名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朱子曰始舉殷家之禮　疏曰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猶前篇之庶殷也王氏曰殷盛也如五年再殷祭之殷周公既制禮作樂而成王於新邑舉盛禮以祀凡典籍所無而於義當祀者咸次秩而祀之疑即篇末十二月戊辰之祭史述其語於前而記其事於後也予齊百工伻從

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此本其攝政時言也齊百工謂百官總已以聽也周謂宗周也言我所總百官令使之從王於周而令王即命曰記功我則未敢歸周恐新邑之有事也宗以功作元祀令王乃命曰我記人之功而尊之又以此功因新邑殷祀而告之神明矣王氏曰記功益若紀于太常藏在盟府之類也見洛誥篇

小宗伯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號神號幣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　疏曰此國大貞則大卜所云凡國大貞卜大封之等視高作龜者是也又曰此言卜事而云神號者按大祝有神號幣號又按天府職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鄭云問事之正曰貞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此既言玉帛明亦有六幣以禮神也

春官　大卜凡

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軝高作龜

戊辰王在新邑洛邑也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敢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王賓殺禋

咸格王入太室祼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祼鬯告神太室馬氏曰廟中之夾室也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王為册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朱子曰賦也旬徧宣

布也名公名康公奭也肇開戎女公功也言王命名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名公爲楨榦令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爲嗣女名公之事耳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

賦也釐賜卣罇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敘王賜召公策命之詞言錫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於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　大雅江漢詩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

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　文侯之命

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

大宰文公卿士王子虎也內史興周內史叔興父晉文公獻公之子惠公異母兄重耳也命命

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上卿逆于境逆迎也晉侯郊勞郊迎用辭勞也勞音來號反館諸宗廟館舍也舍於宗廟廟尊王命也饋九牢牛羊豕為一牢上公饔餼九牢饔一恭反餼休氣反設庭燎燎力名反設大燭於庭謂之庭燎及期命于武宮期將事之日也武宮文公之祖武公之廟也命受王之命設桑主布几筵主獻公之主也練主用栗虞主用桑禮既葬而虞虞而作主天子於是爵命世子世子即位受命服也獻公死已久於此設之者文公不欲繼於惠懷故立獻公之主自以子繼父之位行未踰年之禮大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說云衣元端冠委貌諸侯祭服也昭謂此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衣於既反冠古亂反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冕大冠也服鷩衣也鷩音鱉內史贊之三命而

後即冕服贊道也三命三以王命命文公文公三讓後就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賓者主人所以接賓致饔飧之屬饔饗食之禮贈致贈賄之禮餞謂郊送飲酒之禮如公命侯伯之禮者如公受王命以侯伯待之之禮而又加之以宴好也大宰上卿也而言公者兼之飧音孫好去聲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告古毒反謂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奉禮義成謂三讓賓饗之屬皆如禮國語周語

封諸侯於廟者示不敢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白虎通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

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一獻一酳尸也舍當為釋非時而祭曰奠　疏曰云一獻知非初祼及朝踐饋食之一獻必為一酳尸者以一酳尸之前皆為祭事承奉鬼神未暇册命而尸食已畢祭事方了始可以行其爵賞及賜勞臣下此一獻則上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是也祭統

漢文帝即皇帝位於代入未央宫還坐前殿十月辛亥見於髙廟

按古之受終革命者必告於天地祖宗堯舜之禪讓湯武之征伐未之有改漢承秦後典禮隳廢以古人所以郊祀天地者施之五畤之淫祠而未嘗有事天地之禮髙皇帝平秦滅項諸侯王推戴即皇帝位於氾水之陽亦不聞有燔燎告天之事於義闕矣至文帝以後則凡嗣君即位必謁見髙廟亦受命祖宗之意故載於此後不備録

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

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
古者封國必告於廟社而册之示不敢專也漢制未
聞太史公三王世家載武帝從大司馬去病之請册
立齊燕廣陵三王册書有廟立二字則亦必有告廟
之禮云
光武建武元年即皇帝位於鄗為壇營於鄗之陽祭告
天地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神俱從未以祖配天
地共犢餘牲尚約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睠顧降

命屬秀黎元爲民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簒弑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衆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當天心下爲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於再至於三羣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魏文帝黄初元年十一月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名羣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乃

為壇於繁陽魏王登受禪燎祭天地五嶽四瀆曰皇帝臣丕敢用元牡昭告於皇皇后帝漢歴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為天之歴數運終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符漢王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於丕丕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羣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洎於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羣臣

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丕祇承皇象敢不欽承
卜之守龜兆有大横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
羣寮登壇受命璽綬告類於爾大神唯爾有神尚饗永
告兆民之望祚於有魏世享
建安二十六年漢中王即位於成都武擔之内為文曰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元牡昭告皇
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歴數無疆曩者王莽簒盗
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

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為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於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脩燔瘞告類於天神惟神饗祚於漢家永綏四海

晉武帝太始元年冬十二月帝受魏禪設壇於南郊柴

燎告類於上帝

按自魏晉以來之君受禪即帝位皆有燔燎告天之事冊文大概稱述天命人心以自負而其實則欺孤弱寡以取天下而矯誣其詞耳故不復録

元帝為瑯琊王將即極位告廟王導書問賀循云或謂宜祭壇拜受天命者或謂直當稱億兆羣臣告四祖之廟而行者若爾當立行廟王令固辭尊號俯順羣情還依魏晉故事然魏晉皆稟命而行不知今進璽當云何

循答曰愚謂告四祖之廟而行蜀書劉先主初封漢王時羣臣共奏上勲德承以即位今雖事不正同然議可方論導又書曰得刁僕射書曰如此京兆是宣帝祖章郡是父也至恵帝為七廟至懐帝京兆府君應落想足下亦是識刁侯不欲告恵懐二帝不知於禮云何循答曰古禮及漢氏之初皆帝帝異廟即位大事謁於太祖故晉文朝於武宫漢文謁於髙廟也至光武之後唯有祖宗兩廟而已祖宗兩廟昭穆皆共堂别室魏晉依之亦唯立一廟則一廟之中苟在未毁恐有事之日不得偏有不告然人不詳太廟定議不敢必據欲依古禮惟告宣帝一廟令意以祖宗非一且太廟合共事與古異不得以古禮為斷

太常問今封建諸王為告廟不知告廟册與告諸王

同異祝文同不當以竹册白簡隸書篆書也博士孫毓議按尚書洛誥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謂成王巳冠命立周公後作為册書逸誥以告伯禽也又周公請命於三王乃内册於金縢之匱中今封建諸王裂土樹藩為册告廟篆書竹册執册以祝訖藏於廟及封王之日又以册告所封之王册文不同前以言告廟祝文當竹册篆書以為告廟册册之文即祝辭也舊告封王告改年號故事事訖皆當藏於

廟以皆為冊書四時享祀祝文事訖不藏故但禮稱
祝文尺一白簡隷書而已又王珉議云中朝大事告
天地先郊後廟徐邈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造乎禰
如此次則宜先告郊也按元帝大興元年詔曰當先
告廟出便當郊先人事而後天理自親及尊邪虞先
云武王克商先祭後郊賀循議告謚南郊不當用牲
然先告代祖謚於太廟復有用牲於禮不正理不應
有牲告郊廟皆不用牲牲唯施於祭及禱耳徐邈又

議云按武帝永熙元年告謚南郊用牲自江左以來哀帝興寧中簡文咸安中告謚並蒼璧制幣告立太子太孫邈與范甯書問告定用牲否禮郊牲在滌三月此謂常祀耳宗廟告牲亦不展芻豢日既逼不容得備又禮郊特牲在滌宮而稷牛唯具傳曰帝牛不吉則卜稷牛而用之如無復九旬之别也謂令牲至則用當無疑否范甯答云禮郊牲必在滌三月公羊傳養二卜二卜者謂本卜養二牲也帝牲不吉則卜稷牲稷牲不吉則不郊蓋所以敬天神而後人鬼也無本郊不滌牲之禮牲唯其用非吾所聞也凡告用制幣先儒有明義也

康帝立淮禮將改元尚書下侍御史太常主者殿中屬

應告廟其勑禮官并太史擇吉日撰祝文及諸應所用備辦符到奉行博士徐禪議曰按魯文公之書即位也僖公未葬益改元之道宜其親告不以喪闕昔代祖受終亦在諒闇既正其位於天郊必告成命於父祖事莫大於正位禮莫盛於改元傳曰元始也首也善之長也故君道重焉謂應告尚書奏按惠帝起居注改永熙二年為永平元年使持節太尉石鑒告於太廟前朝明准不應草易如禪儀　禪告文曰維建元元年正月日子孝曾孫嗣皇帝諱謹遣使持節兼太尉

某官某甲敢昭告於皇祖高祖宣皇帝諱以眇身屬膺明命為兆人主惟神器之重夙夜祗勵夫首元正位改物承天先王之典刑建國之大禮今改咸康八年為建元元年享祖宗之保祐膺乾坤之休靈敢薦告事一元大武薌合薌萁嘉薦庶羞清滌清酌明告於皇祖高祖宣皇帝穆皇后張氏尚饗告始祖廟等十一室同辭也

宋武帝永初元年六月受晉禪即皇帝位於南郊設壇柴燎告天

齊高帝建元元年四月受宋禪即皇帝位於南郊設壇柴燎告天

梁武帝天監元年四月受齊禪即皇帝位於南郊設壇

柴燎告天禮官儀大事遍告七廟事見下篇

陳武帝永定元年十月受梁禪即皇帝位於南郊柴燎告天

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五月受魏禪即皇帝位於南郊升壇柴燎告天

周閔帝元年正月受魏禪即天王位柴燎告天

隋文帝開皇元年二月受周禪即皇帝位於臨光殿設壇於南郊遣太傅上柱國鄧公竇熾柴燎告天是日告

廟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帝受隋禪即皇帝位於太極殿命刑部尚書蕭造兼太尉告於南郊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正月即位差官告天地社稷羣祀祝文曰維大宋建隆元年歳次庚申正月辛丑朔其日嗣天子臣御名謹遣某官某敢昭告於昊天上帝皇地祇天命不常惟德是輔神器大寶猥集眇躬欽眷命而不違勵小心而昭事靈貺下屬羣情樂推令月四日

已即皇帝位改國號為大宋乃改元建隆元年不敢不告尚饗又遣宗正少卿郭圯以即位告周高祖世宗廟

嘉祐八年時英宗已即位翰林學士王珪論告天請謚事言謹按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天子稱天以誄之春秋公羊說讀誄制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乾興元年夏既定真宗皇帝謚其秋始告天於圜丘史臣以為天子之謚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從連奏以聞

近制唯詞臣撰議即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臣令擬上先帝之尊謚欲望明詔有司稽詳舊典先之郊而後下臣之議庶先帝之茂德休烈有以信萬世之傳詔兩制詳議翰林學士賈黯等議如珪奏從之

神宗元豐時詳定禮文所言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無親告祝之別後世親告之禮不行故學者因有親告用牲史告用幣之文又謂吉告用牲凶則用幣皆非禮經之制請應親祠告天地宗廟社稷並依令用牲從之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登極告於昊天上帝冊文曰

維靖康二年歲次丁未五月庚寅朔嗣天子臣御名敢

昭告於昊天上帝金戎亂華二帝北狩天支戚屬混於

穹居宗社罔所憑依夷夏罔知攸主臣御名以道君皇

帝之子奉宸旨以總六師握大元帥之權倡義旅而先

諸將冀清京邑迎復兩宫而百辟卿士萬邦黎獻謂人

思宋德天眷趙宗宜以神器屬臣御名辭之再四懼不

克負荷貽羞於來世九州四海萬口一辭咸曰不可稽

皇天之寶命慄慄震惕敢不欽承尚祈陰相以中興於
宋祚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孝宗即位未改元以皇帝登極奏
告天地宗廟社稷景靈宫天慶觀報恩光孝觀泰一宫
諸陵紹興兩攢宫
是日皇帝前後殿不視事其奏告行事官差宰執或
侍從官内太廟别廟諸陵差南班宗室節度使以上
兩攢宫就差紹興府南班宗室餘官及致齋降香祝

等皆依常奏告之禮其後應奏告並如例

淳熙十六年二月五日光宗即位未改元以皇帝登極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景靈宮諸宮觀諸陵攢宮

紹熙五年七月五日寧宗即位未改年以皇帝登極奏告如孝光兩朝禮

按國朝會要告禮門總序稱祖宗以來登位則有告祭而所記累朝排年告祭之禮則惟昌陵受禪創業思陵南京中興有之此後則惟孝宗光宗寧

宗登極有告祭之禮而太宗以下皆無之豈軼其紀邪或孝光寧三帝以受內禪故行之而累朝以諒闇不克行邪又即位之後即親見於宗廟行饗祀禮亦惟孝光二帝行之累朝則皆以諒闇闕其禮云

告祭下 巡狩 征伐

歲二月東廵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

乃復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狩　朱子曰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望燔柴以祀天而遂望祭東方之山川又各以其秩次而就祭之也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諸侯之國其有不同者則協而正之也　舜典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注曰天子以海內為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岱宗東岳柴祭告天也至假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疏曰謂從始祖下及於禰廟別皆一牛鄭以經云祖禰用特恐同用一牛必知廟每皆一

牛者以尚書堯典云歸格于藝祖用特祖既用特明知各用特也唐虞及夏五廟則用五特也殷用六周用七也又尚書洛誥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是各用一牛也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

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曾子問遷主詳征伐條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　疏曰云類宜造皆祭名者按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鄭注云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是類為祭名也按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注曰求便宜也是宜為祭名也但天道懸遠以事類告之社主殺戮故求其便宜廟為親近故以奉至言之各隨義立名也　王制　朱子曰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祭告於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

校人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黄駒四海猶四方也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玉人職有宗祝以黄金勺前馬之禮　沈直金反　疏曰謂王行所過山川設祭禮之然後去則殺黄駒以祭之山川地神土色黄故用黄駒也又曰王巡守唯至方岳不至四海夷狄故以四海為四方爾雅云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令鄭云以祈沈者總解過山川二事言與者爾雅據正祭此則行過之約與彼同故云與以疑之也引玉人職者按彼有大璋中璋邊璋過大山川用大璋過中山川用中璋過小山川用邊璋下云黄金勺青金外朱中此三璋之勺也云黄金勺者即彼三璋之勺云前馬之禮者以黄金勺酌酒禮山川在馬牲前之禮引之者證過山川設禮用馬牲之事也　夏官

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黄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

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射食亦反勺上灼反衡音横

射剡出者也元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衡古文横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禮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黄駒　大祝音泰校尸教反　疏曰元謂衡古文為横謂勺徑破先鄭為勺柄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者圭瓚之形前注已引漢禮但彼口徑八寸下有盤徑一尺此徑四寸徑既倍狹明所容亦少但形狀相似耳故云形如圭瓚也知用灌者以其圭瓚灌宗廟此巡守過山川用灌可知於大山川已下至半文飾皆無正文鄭君以意解之云祈沈以馬者取校人飾黄駒故知馬也知宗祝亦執勺以先之者即引大祝職云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馬

是大祝用此經黄金勺之事也　冬官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詩序

傳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左氏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别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守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别廟為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遜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也

公羊子曰邴者何

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邴彼命反從才用反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穀梁子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邴許田互見之桓公元年

天子将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于所征之地禡師祭也為兵禱其禮亡受命于祖告祖也疏曰前文據告行故曰造乎禰此據以征伐之事故

云受命於祖所以重起其文也然則受命於祖在造乎禰之先受成于學疏曰謂在學謀論兵事好惡可否其謀成定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訊馘所生獲斷耳者疏曰以生獲解訊以斷耳解馘訊言也執其可言問者訊是生者馘是死而截耳者

陳氏禮書曰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類禡師祭也禮記禡於所征之地公羊曰甲兵祠兵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為位肆師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讀為所陌之陌於所立表之處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甸祝掌

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有司表
貉誓民鼓遂圍禁中冬教大閱既陳乃設驅逆之車
有司表貉於陳前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
先儒或以蚩尤為天子或以為庶人其詳不可以考
然管仲稱蚩尤作劒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
泉蓋軍法之興始於此也故後世祭之周官言貉詩
與禮記爾雅言禡其實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為之
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為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

衆而師田馬周官所謂表貉誓民是也古者將射則祭侯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爟將用馬則祭馬祖然則將師田而祭者不特為禱而已也唐制禡祭為壇壝設痤埳皇帝齋於行宫從官齋於軍幕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䂓於神座之後而牲幣犧象皆有儀度然古人祭於立表之處則無壇壝其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䂓於神座之後理或有之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鄭氏以為祭貉之禮誤

也

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疏曰此經六事皆大祝所掌言大師者王出六軍親行征伐故云大師云宜于社者軍將出宜祭於社即將社主行不用命戮于社云造于祖者出必造即七廟俱祭取遷廟之主行用命賞于祖皆載于齊車云設軍社者此則據社在軍中故云設軍社云類上帝者非常而祭曰類軍將出類祭上帝告天將行云國將有事于四望者謂軍行所過山川造祭乃過及軍歸獻于社者謂征伐有功得囚俘而歸獻捷於社云則前祝者此經六事皆大祝前辭

春官下

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注曰帥有司大祝也王出軍必有先事於社及遷廟

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社之主葢用石為之奉謂將行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疏曰鄭知有司是大祝者按大祝職云大師國將有事於四望與此義同故知有司大祝軍事是司馬所掌故知司馬實典主其事也

社主見地祇篇社稷條

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量音亮或音良　軍壁曰壘鄭司農云量其市朝州涂環市朝而為道也元謂州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師一處市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疏曰此為出軍軍之時所為量度之事軍行之所擬停之處皆為壘壁恐有非常故云軍壁曰壘也先鄭意環市朝而為道不釋州義故後鄭不從以一州則一師每一師各自一處各立市朝州即師也皆有道以相湊之

若然未必環遶為路也在軍不用命戮于社故將社之石主而行所居皆有步數故職在量人　夏官上

大司馬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　大師王出征伐也涖臨也臨大卜卜出兵吉凶也司馬法曰上卜下謀是謂參之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於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　疏曰按小子職云釁邦器及軍器彼官釁之而大司馬臨之又曰鄭知臨大卜者按大卜云掌龜之八命一曰征云司馬法曰上卜下謀是謂參之者卜在廟又龜有神故云上卜謀人在下故云下謀君居其中故云參也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　功勝也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為將威也先猶道也兵樂曰愷獻于社獻功於社也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鄭司

農云城濮之戰春秋傳曰振旅愷以入于晉濮音卜疏曰云律所以聽軍聲者大師職云彼初出軍時大師執聽至此克勝司馬執之

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厭於涉反鄭司農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故秦伯之敗於殽也春秋傳曰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元謂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殽戶交反鄉許亮反疏曰元謂厭伏冠也者按下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以其喪冠反吉吉冠於武上向內縫之喪冠於武下向上縫之以伏冠在武故得厭伏之名同上

肆師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

甸音田社軍社也宗遷主也疏曰師謂出師征伐甸謂四時田獵二者在外或有祈請皆當用牲社及宗時皆肆師為位祭也又曰云社軍社也者在軍不用命戮于社又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故名軍社也鄭知宗遷主者曾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故知

遷主也　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為位疏曰數者禱祠皆須豫習威儀乃為之故云肄儀也當習威儀之時則小宗伯為位也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造猶即也為兆以類禮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岳也山川蓋軍之所依止　疏曰諸文皆云造于禰類于上帝造屬於禰此以類造同云於上帝則造與類同屬於上帝故鄭云造猶即與造門之造同也云為兆以類禮即祭上帝者若依國四郊則自有尋常兆域今戰訖而祭故須新為壇兆故云為兆也云大神社及方岳者大神文在上帝下而云封祭之明是社也知兼有方岳者見小宗伯云軍將有事於四望謂將戰時今戰訖所告明兼祭方岳方岳即四望也云山川蓋軍所依止者以其山川衆多不可並祭軍旅思險阻軍止則必依山川故知祭軍所依止者也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

車助助大司馬也謂師無功肆師助牽之恐為敵所得疏曰主中有二為社之石主遷廟木主也大司馬職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故知肆師助大司馬也　春官上

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疏曰祈號祝者將出軍禱祈之禮皆小祝號以讀祝辭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故書祀或作禩鄭司農云謂保守郊祭諸祀及社無令冠侵犯之元謂保祀互文郊社皆守而祀之彌裁兵　禩音祀令力呈反彌依注音救亡爾反疏曰元謂保祀互文者郊言保守亦祀社言祀亦保守故云郊社皆守而祀之云彌裁兵者經言有寇戎之事則亦是裁兵故引小祝彌裁兵而解之　春官下

傳是類是禡師祭也是類是禡詩大雅皇矣篇文也師祭者言用師出征之祭名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也　爾雅

師師者受命于廟受

脤于社 脤市軫反　疏曰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令言受脤於社明是祭社之肉盛於脤器賜元帥也地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鄭元云蜃大蛤脤之器以蜃飾因名焉盛音成　閔公二年左氏傳

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 祓音弗釁許靳反從如字　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鼙為釁奉奉社主也　鼙步西反　疏曰尚書甘誓云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于祖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也是軍行必載社主行故祝官奉主以從　定公四年左氏傳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

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齊側皆反注及下同　齊車金路

疏曰按齊僕云掌馭金路大馭掌馭玉路凡祭祀皆乘玉路齊車則降一等乘金路也遷廟主行皇氏云謂載新遷廟之主　餘見宗廟篇上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

疏曰以曾子不解主命之意故孔子答以主命之義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祖禰之廟告訖遂奉此幣帛皮圭以出於廟載于齊車金

路以行每至停舍之處先以脯醢奠此幣帛皮圭而後始就停舍之處行還反後必陳此幣帛皮圭於祖禰主前以告神又設奠祭既卒斂此幣帛皮圭埋諸兩階之間乃復而出蓋此主命故也

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禮記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 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其國子之倅為政於公族者

在軍則守於公禰 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行以遷主言禰在外親也 疏曰此一節明庶子從行在軍之事則守於公禰者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行者也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於公齊車之行主也行主是遷主而呼為禰者既在國外欲依親親之辭 文王世子

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 注曰行主君父之象 同上

敢用元牡敢昭告於上天神后

請罪有夏壯茂后反　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　疏曰孔安國注論語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　湯誥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疏曰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即是造乎禰者王制以神尊卑為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禰此以廟是已親若言家內私議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　泰誓上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疏曰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

商告天地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疏曰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已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蒯聵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藉上祖奠享之意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畧路也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言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為之除害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

我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周書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于征伐商疏曰此歷敘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月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十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敘其事見其功成之次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

豐疏曰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生明魄死而明生互言也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武成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疏曰既事而退者既戰罷而退也柴於上帝者謂燔柴以告天祈於社者陳祭以告社也設奠於牧室者設此奠祭於牧野之館室以告行主也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逡息俊反疾也周頌曰駿奔走在廟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

尊也追王於況反亶丁但反父音甫不以諸侯之卑號臨天子也　禮記大傳　莊公

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治兵治兵於廟習號令將以圍郕　疏曰治兵於廟欲就尊嚴之處使之威畏用命耳但軍旅之衆非廟內所容止應告於宗廟出在門巷習之昭十八年傳稱鄭人簡兵大蒐將為蒐除杜云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是告於廟習於巷也下有圍郕知治兵為圍郕也　左氏曰治兵於廟禮也　公及諸侯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於社不敬脤市軫反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

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膰祭肉　盡津忍反下同膰音燔）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為成肅公卒于瑕張本　疏曰天地之中謂中和之氣也民者人也言人受天地中和之氣以得生育所謂命也命者教命之意若有所稟受之辭故孝經說云命者人所稟受是也）

（成公十三年左氏傳）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雙玉

曰欽環齋盧公名負依也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伐魯殘民人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曾臣猶末臣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守官之臣偃獻子名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惟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襄公十八年左氏傳

晉伐鄭楚子救鄭遇於鄢陵楚子登轈車以望晉軍轈車車上為櫓　疏曰說文云轈車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也是轈與櫓俱樓之別名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

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夷平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疏曰兵車唯元帥其餘將帥皆御者在中將帥在左也在中御者在左也左右執兵而下唯御者持車不下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神成十六年左氏傳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璧為贄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將受死故衰絰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

祓之祓除凶之禮疏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謂之祓除明是除凶之禮也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僖公六年左氏傳鄭子展子產伐陳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御魚呂反免音問擁於勇反擁社抱社主示服免喪服使其衆男女别而纍以待於朝纍自因繫以待命子展執縶而見縶陟立反見賢遍反見陳侯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不失臣敬子美入數俘而出數所主反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

致地乃還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修其所職以定之乃還也　疏曰周禮有掌節之官節爲兵符若今之銅虎符竹使符也陳國既亂致使官司廢闕民人分散符節失亡故令陳之司徒招致民人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撿致土地使各依其舊師乃迴還也劉炫云陳國既亂民節與地非復陳有子展子產心不滅陳各使已之官屬以安定之乃還也　襄公二十五年左氏傳

楚子敗晉師于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觀古亂反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鯢五兮反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

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

宣公十有二年左氏傳

孔叢子問軍禮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帥武人於朝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搢扑北面而誓之誓於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大史誓於祖廟擇吉日齋戒告於郊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特牲告社告以

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於帝學以受成然後乃
類上帝柴於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
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於
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
舍奠焉而後就舍主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内
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
皆祭告焉　天子命將出征親絜齊盛服設奠於
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

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然後告大社冢宰執蜃宜於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於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於上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　及至敵所將戰大史卜戰日卜右御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於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定三令

五申既卒遂禱戰祈克於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全已克敵使擇吉日復禡於所征之地柴於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　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公行賞不稽於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於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於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於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於國外三日齊以特牛親格於祖禰然後

入設奠以反主若主命則卒斂玉埋之於廟兩階間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於帝學以訊馘告大享於羣吏用備樂享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此天子親征之禮也　祈勝之禮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敵所從來之方為壇祈克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於社稷宗廟邦域之内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於太廟曰某人不道侵

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而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於廟之右陳去聲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於社百官各警其事御於君以待命乃大鼓於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於敵也五兵備效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

漢高祖起兵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

武帝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將軍霍去病伐匈奴至幕

北圍單于斬獲虜首七萬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師古曰登山祭天築土為封刻石紀事以彰漢功

元鼎五年帝為伐南越告禱於泰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泰一三皇為泰一鋒旗注見祭星門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漢祀令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沉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斗鹽一升涉渭灞涇洛他名水如此者沉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沉祠他

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沉

漢儀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命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貙敕俱反）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既還公卿以下陳雒陽前街乘輿到公卿以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顔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車下車則惟此時施

行漢世率以為常至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都講今金革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閲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是冬閲兵魏王親執金鼔以令進退

按古者天子之廵狩也出則類祭反則告至其征伐也出則類禡入則振旅皆有事於天地祖宗其禮至不輕也自漢而後則無聞焉惟廵狩所至則

祠其名山大川而講武之祭則只於平時教閱之際行之至於征伐則亦無治兵振旅之禮矣

魏文帝黄初元年七月將東廵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告南郊

梁武帝時禮官司馬筠議自令大事遍告七廟小事止告一室於是議以封禪南北郊祀明堂廵省四方御臨戎出征皇太子加元服冦賊平蕩築宫立闕纂戎戒嚴合十一條則遍告七廟講武脩宗廟明堂臨軒封拜公

王四夷款化貢方物諸公王以愆削封及詔封王紹襲合六條則告一室帝從之

後齊天子親征纂嚴則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奏更衣乃入冠武弁左貂附蟬以出誓訖擇日備法駕乘木輅以造於廟載遷廟主於齋車以俟行次宜於社有司以毛血釁軍鼓載帝社石主於車以俟行次擇日陳六軍備大駕類於上帝次擇日祈后土神州嶽鎮海瀆源川等乃為坎盟督將列牲於坎南北首有司坎前讀盟

文割牲耳豕血皇帝受牲耳徧授大將乃寘於坎又歃血歃徧又以寘坎禮畢埋牲及盟書又卜日建牙旗於壇祭以太牢及所過名山大川使有司致祭將屆戰所卜剛日備元牲列軍容設柴於辰地為壇而禡祭大司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樂奏大護之音禮畢徹牲柴燎之戰前一日皇帝禱祖司空禱社戰勝則各報以太牢賞用命戰士於祖引功臣入旗門即神庭而授脤焉又罰不用命於社即神庭行戮訖振旅而還格廟誥社訖擇

日行飲至禮文物充庭有司執簡紀年號月朔陳六師凱入捨廟之事飲至策勲之美因述其功不替賞典焉隋制行幸所過名山大川則有司致祭嶽瀆以太牢山川以少牢親征及廵狩則類上帝宜社造廟還禮亦如之將發軔則軷祭其禮有司於國門外委土為山象設埋埳有司刳羊陳俎豆駕將至委奠幣脯醢加羊於軷西首又奠酒解羊并饌埋於埳駕至太僕祭兩軹及軌前乃飲授爵遂轢軷上而行

開皇八年以伐陳有事於太廟帝親餞將士陳師誓衆
九年四月帝幸驪山親勞旋師諸軍凱入獻俘於太廟
煬帝大業七年征遼東亦行類帝宜社之禮
唐高祖武德元年秦王平薛仁杲凱旋獻俘於太廟
二年秦王破宋金剛復并州地凱旋獻捷於太廟
四年秦王平東都被金甲陳鐵馬一萬甲士三萬俘王
世充竇建德及隋神器輦輅獻捷於太廟
太宗貞觀四年李靖俘頡利可汗獻捷於太廟

高宗總章元年以高麗平獻俘於含光殿大會李勣及部將以下獻俘於昭陵乃備軍容奏凱歌於京城獻於太廟　以後征四夷討叛臣有功皆獻俘太廟

儀鳳二年太常以仲春告祥瑞於太廟高宗令禮官徵求故實太常博士賈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用仲月近代相承元日奏祥瑞二月然後告於廟葢緣告必有薦便於禮也又檢貞觀以來勑令無文禮司因循不知所起上令依舊行焉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四月太常禮院言車駕征潞州出宫日請遣官告天地太廟社稷城門外軷祭用羝羊一所過州府河橋及名山大川帝王名臣陵廟去路十里内者各令本州以香祭告從之六月平澤路及車駕還宫皆遣官奏告天地太廟社稷仍祭祓廟泰山廟城隍廟

其年十月征揚州及太平興國四年征河東並用此禮

古者天子巡狩出征有親告宗廟之禮宋朝因之故
幸西京封泰山祠后土謁太清宮皆親告太廟三歲
皇帝行郊祀及每歲祈穀上帝祀感生帝雩祭祀方
丘明堂大饗祭神州地祇祀圜丘並遣官告祖宗配
侑之意他大事自祖宗以來登位改名上尊號改元
立皇后太子皇子生納降獻俘親征籍田朝陵肆赦
河平大喪上謚山陵園陵祔廟皆遣官奏告天地宗
廟諸陵及告社稷嶽瀆山川宮觀在京十里内神祠

其儀用犧罇豆籩各一實以酒脯醢宮觀以素饌時菓祝版幣帛行

一獻禮

乾德三年太常禮院言孟昶到闕日請差官奏告太廟社稷從之

開寶四年平廣南劉鋹赴闕奏告如孟昶例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五月詔遣直史館石熙古還上都以平晉告宗廟七月劉繼元至命宰臣薛居正攝太尉行告廟禮遣通事舍人薛文寶引繼元及偽命官以獻

太平興國五年十一月太常禮院言車駕北征請出宮前一日遣官祭告天地於圜丘其禮特牲太廟太社太稷壇用太牢望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於四郊磔風於風伯壇祀雨師於本壇禱馬於馬祖壇祭蚩尤及禡牙於北郊並用少牢祭北方天王於北郊迎氣壇用香柳枝燈油乳粥蘇蜜餅果從之仍遣内侍一人監祭

真宗咸平六年車駕北征亦用此例

景德元年上封事者言按開元禮儀鑑云車駕行幸路

次有名山大川去三十里内則祭之名臣十里内則祭之令朝陵有期縁州縣所記山川祠宇名多偽俗望委禮官先檢詳事跡以聞可下太常禮院禮院言同開封府孟鄭州所供山川神祠除京城神祠舊係祀典者令約定祠宇請下逐州差官依禮致祭從之

哲宗元祐二年九月熙河路經畧總管司擒西蕃大酋領鬼章以獻詔差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告永裕陵

高宗紹興六年八月太常寺言車駕巡幸建康進發前

二日遣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應臨安府載在祀典神祇出國城日輙祭用羝羊祝文并致祭沿路橋梁十里內神祠名山大川從之

三十一年詔金人敗盟朝廷興師合奏告天地宗廟社稷令太常寺條具

尋具到合奏告天地社稷九宫貴神五福十神泰一差宰執宗廟差親王諸陵攅宫差宗室節度使及正佐以上行奏告禮及遣官祭告蚩尤馬祖氾方天王

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并令招討使行禡祭之禮並從之

寧宗開禧二年五月以興師北伐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九宮貴神五嶽四瀆風伯雨師北方天王馬祖蚩尤

二年三月吳曦叛逆就誅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文獻通考卷八十九